

追光逐梦书页间

□ 刘继兴



刘继兴，柳林县人，生于1970年，1992年毕业于天津大学人文与社科系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喜欢文史哲，酷爱读书与写作，发表作品达千万字，出版《刘继兴读史》《魅力毛泽东》《风雅毛泽东》《最是惊艳民国范》《哭泣的历史》等43本图书。



(第十三期)



无数先贤与智者，如满天繁星，他们留下的文字中蕴藏的智慧，则如星星的光芒，在永恒且无限的虚无中倔强地照亮仰望星空的人们，让同行者共鸣，给探路者启迪，更在彼此的交相辉映中编织出灿烂的文明。而我们，能够借这些星光，去对抗永恒且无限的虚无，何其有幸！

人生如梦，光阴似箭。转眼间，我已经55岁了。岁月蹉跎，感慨良多。回首我的读书生涯及感悟，有很多话想说，与各位看官分享，希望能对年轻人有一点启发。

年少不识愁滋味

我生于1970年，出生在柳林县三交镇坪上村。这是一个黄河岸边的村庄，对岸就是陕西省清涧县与绥德县的交界处，两岸鸡犬之声相闻，百姓交往频繁，互通有无。黄河上的交通工具是小木船，靠手工划浆，俗称“扳船”。

当时的家乡，非常贫穷，但童年留给我的都是温暖的记忆，天特别地蓝，阳光十分明媚。尤其是家乡黄河的景色令我陶醉，春夏秋冬三季的美景自不必说，即使到了冬天，它也有一种夺人魂魄的美。劲厉的寒风在黄河冰冻的表层呼啸而过，淡淡的夕照与苍凉的田野融为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人生的思考。

我家兄妹四人，上有一哥一姐，下有一弟，我排行老三。哥哥与姐姐的学习都很好，家里有着浓厚的学习气氛。耳濡目染，在上小学前，我就认识了很多字，可以读懂姐姐的语文课本。

在本村上了小学后，功课对我来说非常轻松，于是到处找闲书看。那是一个阅读物匮乏的时代，尤其是在偏僻的农村。当时在村里能借到的小说只有两部，《水浒传》和《封神演义》。

正因为能接触到的书少，就反复阅读，于是我从小养成了精读的习惯，不仅书中的情节如数家珍，梁山好汉108将的排序、绰号、使用的兵器我都能熟背下来。封神大戏中的各路神仙妖魔鬼怪的广大神通及其所居之地，均烂熟于心。

村里只订阅一种杂志，叫《华北民兵》。对小孩来说，比较枯燥，但我每期都读得津津有味，从中了解到华北五省市的不少地名。记得其中有一期刊发了现代京剧《沙家浜》的唱词全本，好多页，我竟然能全文背下来。小时候记下的东西，会伴随人一生。多年后，我曾给爱人背过其中很长的一段。她很不解，说你小学时居然对这样的内容感兴趣？我说不是我感兴趣，是别无选择，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读。有枣没枣，总得打几杆子。

小学时期的我，无忧无虑，读书是我生活中的最大快乐，至今特别怀念

刘老师在《追光逐梦书页间》中提到“读书分为苦读和乐读两种状态，苦读是主色调，用来拓展知识领域；乐读，就是快乐读书，在愉悦中提升学养。”是啊，苦读与乐读相生相成，共同构成了我们成长的完整图景。在浮躁喧嚣的当下，重申二者的辩证关系，于治学修身尤为重要。

苦读是知识积累的必由之路。古代孙敬悬梁刺股，李密牛角挂书，现代

那段日子。

少年心事当拏云

我的初中是在镇上读的，即三交初级中学，当时是县重点中学，也在黄河边上。这里的阅读资料相对多了不少，使我大开眼界，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课外读物。那个时代，出版物虽少，但都是精品，使人终身受益。

初中时的阅读物，对我帮助最大的是班里订阅的《语文报》，每期必看，如饮清泉，十分解渴，且香甜可口。看多了，就有了投稿的想法。但一次次的投稿都杳如黄鹤，又似泥牛入海。但我绝不气馁，屡败屡战。守得云开见日出，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文字变成了报纸上的铅字，且散发着油墨的芬芳。

后来，我有三十多篇文章被《语文报》选用，且被放在了“名家”之类的专栏，很是惭愧。而且，我的文章下面，编辑还根据文章内容提出一些问题，让读者答，如作者的用意、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等。有一次，我拿着刊有我文章及答题的一份《语文报》，对我儿子刘典说，这些题，爸爸去答，能拿多少分？刘典说，当然是最高分了，因为你就是作者，没有人比你更懂。我说，儿子啊，未必，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喜剧大师卓别林曾报名参加巴黎有一年举办的“模仿卓别林大赛”，结果只得了个第三名，儿子大笑。

“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这是唐代大诗人李贺《致酒行》中的两句诗，意思是年轻人胸中应当有凌云壮志，谁会怜惜你困顿独处唉声叹气呢。初中时期，我就立下了“一息尚存读书不已”之志，并乐此不疲。

黄河涛声入梦来

我的高中，读的是位于离石的吕梁贺昌中学，当时是省重点中学。离石城里的书店有好几个，既有国有的新华书店，又有民营的几个小书店，还有摆在地上卖的个体书摊。当时的新华书店是开架阅读，在里面看书，只要书店不下班，读者就可以一直在里面看书，当然没座位，只能站着看。星期天，我几乎都在新华书店度过，孜孜不倦地读书。

夜幕降临时，新华书店早已下班，我只能去书摊，在昏黄的路灯下一直翻看地摊上的书。当时很穷，买不起

苦读打底 乐读为魂

□ 王雅妮

学者钱钟书“横扫清华图书馆”，季羡林在牛棚中默背梵文……无不是以苦读为舟，横渡知识的汪洋。

苦读之“苦”，本质是与惰性的对抗。如今我们身处短视频时代，碎片化信息如浪花般冲击注意力，深度阅读所需的专注力成为稀缺品。但恰恰是坐冷板凳的定力，决定了思想的深度。苦读不是折磨，而是对心智的锻造，是在喧嚣中为

书。摊主是个老头，见我每次都是看而不买，自然不悦。有一次，摊主指着我对旁边的人说，看见这个后生了不，天天晚上来看书，亏得才地（离石方言，才情的意思）不好，好的话应该把这些书都背下来了。

至今想来，甚是有趣。高一时的班主任老师郭晋生见我 very 爱看书，就把我叫到他家里，和我聊读书的事，鼓励我多读《史记》《资治通鉴》以及断代史。我当时还不明白断代史是什么，听他一说才知指的是《汉书》《新唐史》之类。郭老师是我们的物理老师，在文史方面的造诣也不浅，令我吃惊，对我的激励自然很大。我的数理化成绩都很拔尖，郭老师知道我的志向是学文科后，还说有点可惜了。现在的孩子，很难遇到这样的好老师了。

高中时有个语文老师叫成锡锋，读书很多，才思敏捷，文采飞扬，经常发表作品，口才亦一流，在学生中威望很高影响很大。我后来在写作方面小有成绩，深受成老师之熏陶。

高中毕业后，我考入了天津大学，其前身是北洋大学，创办于1895年，是中国近现代的第一所大学。这一时期，我的读书分为苦读和乐读两种状态，苦读是主色调，用来拓展知识领域；乐读，就是快乐读书，在愉悦中提升学养。

天津大学风光秀美，校园内有景色旖旎的四个湖，潋滟的湖光，映照着湖畔诸多的苦读身影。白天的课余时间，我喜欢在湖畔读书。苦读时，我专注书本，力求过目不忘；乐读时，我一书在手，心游万仞。有时端坐在湖边的长椅上，将书展放于膝盖上，任由风吹，风吹到哪一页，就看哪一页。当晚霞在西天燃尽、夜幕降临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湖边，去图书馆的阅览室读书了。

高中与大学阶段我读了大量的书，久读疲倦了，就想起了在家乡黄河边度过的苦乐年华，于是便陡地来了精神。翻卷着浪花的黄河水，夜夜澎湃在我的梦里，涛声高一声低一声，如严父的呵斥，一直在鞭策着自己。

厚植家国之情怀

阅读的过程是个吸纳的过程，写作的过程是个释放的过程，吞吐历史烟云，化为笔底波澜，写出人世沧桑。

灵魂修筑的避难所。乐读之“乐”，源于对真理的热爱。乐读是超越功利的精神享受。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苏轼“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皆道出了阅读带来的纯粹愉悦。当我们为《红楼梦》的悲欢落泪，为《三体》的宇宙震撼，为《人类群星闪耀时》的瞬间感动，阅读便超越了一定属性，成为精神的支柱。

借满天星光 与虚无对抗

□ 吴昊

立的联结中感知自我存在，在事业发展中建构人生价值，在旅行中把足迹和存在过的边界拓展得越来越远，在跨年凌晨倒计时的高呼中见证自我与时间的关联，在艺术欣赏或吃喝玩乐中享受美好瞬间……

不过，还有一种方式常常被身后信息爆炸时代的我们遗忘，那便是通过读书，与历史上留下过耀眼光芒的智者，以及当下某个领域建树非凡的前辈对话，与他们建立联结，并指导自己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在虚无中建构意义。

阅读《人类群星闪耀时》，茨威格写到的“在人类世界的尽头，只剩下一种逃亡方式，即逃亡到伟大的行动中，在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让我深以为然。尽管书中“人类世界的尽头”和“逃亡方式”只是字面意思，但如果淡去故事背景，这句话的隐喻值得深思。

以我的理解，“人类世界的尽头”是指宇宙的虚无，“逃亡方式”即对抗虚无的方式，而参与“伟大的行动、不朽的事业”，是逃离虚无最好的方式。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试图让自己的事业与读书中发现的意义重大的变革结合在一起。

大学时，我阅读著名学者温铁军的《解构现代化》《八次危机》，他的经济理论和乡村建设主张让我信服，因

此我在毕业后投身实践，用一年时间做了温教授乡村建设团队的志愿者。

同时，出于对环保的热忱，我阅读了《寂静的春天》《沙乡年鉴》和《瓦尔登湖》等环保主义著作，并有幸成为梁从诫老先生创立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会员。

其后在北漂中，我做了关注能源领域的产经新闻记者，由此接触到我所高度认同的能源变革事业。因为工作需要，我读了《能源重塑世界》《新能源与第四次产业革命》等知名专业书目，坚信推动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的进步，是促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部分。

随着积累的新增，我也在后来成为新能源行业的“业内人士”，在目睹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日益领先，通过点滴努力履行“碳达峰碳中和”承诺时，作为参与者、见证者，与有荣焉。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先贤们无数次追问过这些终极命题，试图在虚无中找到自我。西方本体论和逻辑思辨试图通过探索世界来认识自我，而中国哲学则直接把我作为关注重点，将心性 with 灵魂成长视为最重要的价值追求。

虽然从小就接触中国的诸子百家，但随着经历渐长，我才发觉，对于

这种厚积薄发的吸纳与释放，不是简单的量的增加或递减，更是质的飞跃。

大学时代，我就在国家级报刊多次发表文章。工作以后，我开启了读与写的双重奏，坚持边读书边写作，风雨无阻，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有道是天道酬勤，星光不负赶路人。这些年来，我出版了43本文史类的书籍，在全国五百多家报刊发表过文章。

竹子4年的时间，仅长了3厘米。从第5年开始，却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疯狂生长，6周便可长到15米。而在前4年里，它只做一件事，即向下扎根。

想要向上生长，得先向下扎根；想要质的飞跃，得先有量的积累。

读书亦如此。让灵魂在知识的洗礼中得到净化与升华，以更加从容、智慧的姿态行走于这纷繁复杂的人间，不亦快哉！当然，读书需要有战略定力，需要有长期自觉培养的自我管理能力。雕琢自己，过程也许很疼，但你最终会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

读书，可人为硬核赋能。很多人问过我，你为什么如此喜欢读书？

我总是从两个层面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层面是，为了充实知识、塑造品格，提升思维、丰富情感，全方位地滋养我的成长与发展。

第二个层面是，为了在心中厚植家国情怀。

千秋家国血未冷。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家国大义，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都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家国情怀是我们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也是读书人爱国报国的朴素表达。读书多了，就更能明白我们国家一路走来的颇多不易，从硝烟弥漫、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到一穷二白、筚路蓝缕的建设岁月，到波澜壮阔、惊涛拍岸的改革时代，再到新时期的科技创新、百舸争流。多少人前赴后继，振奋精神接续奋斗，将个体价值的实现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结在一起，才有了我们今天的一切。书读透了，才会明白，旭日的东升，几多的深沉。

愿以寸心寄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最后，以这两句话，与所有爱好读书的朋友共勉。

苦读与乐读并非对立，而是互为表里。现代教育提倡“快乐学习”，但不误解为放弃苦读。正如围棋选手既要背记定式，又要在对弈中享受算路的乐趣。读书亦需在基础积累中培养兴趣，在兴趣驱动中深化积累。

当我们在深夜台灯下为一句妙语会心一笑，在清晨书页间为一个观点豁然开朗，便已懂得：苦乐交织的阅读之旅，正是生命最美好的修行。

个体的人，中国哲学的智慧有着更为重要的价值。

阅读《论语》《礼记》《传习录》等儒家经典，我惊叹于“反求诸己”的东方智慧的伟大。尤其是看到《礼记》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强调“君子慎独”，告诉我们“人之视己，如见肺肝然”时，深刻理解到，我们在生活中常常在意的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其实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是自我的完善。

王阳明临终时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短短八个字让我感慨——对于我们苦苦追寻的意义与价值，先哲们其实早已给出了答案。

也许，读书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此。人类厚重的历史上，无数先贤与智者，如满天繁星，他们留下的文字中蕴藏的智慧，则如星星的光芒，在永恒且无限的虚无中倔强地照亮仰望星空的人们，让同行者共鸣，给探路者启迪，更在彼此的交相辉映中编织出灿烂的文明。而我们，能够借这些星光，去对抗永恒且无限的虚无，何其有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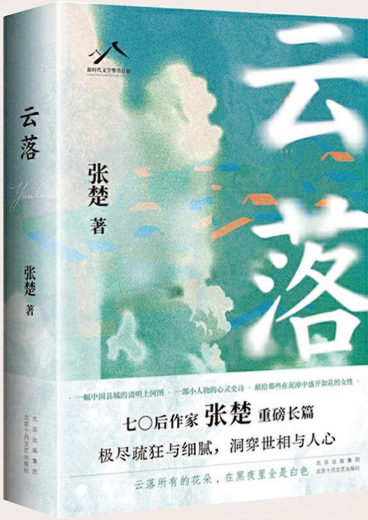
正如DeepSeek与我讨论阅读时的最后表述：书籍帮助读者深入理解人性、自由、责任和生命的意义，同时提供了面对现实困境、寻找人生答案的智慧和勇气。

好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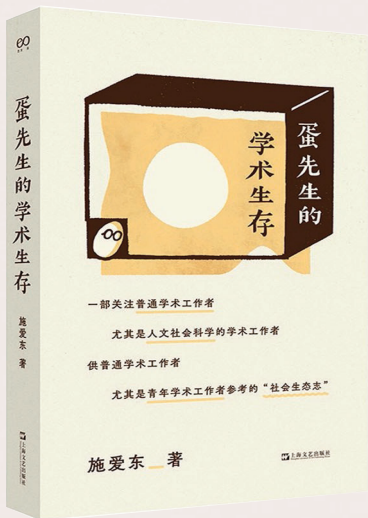
《土广寸木》
魏思孝 著

该书书名为“村庄”二字的拆解。村庄，是一个形容词，是每一个面对生活不堪重负的人的处境写照。“幸留村”的芸芸众生与日常生活，如纪录片镜头般徐徐展开。百余人物，年岁时节，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每一张面孔都有无尽的故事。



《云落》
张楚 著

主人公万樾面临着生活的种种压力，亲情和爱情从不同的方向给她带来考验，她以自己的智慧将它们融入了时间的长河。她的朋友们也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在时代的潮流里前行，有的固守自己的方向，有的在岔岔路口徘徊。



《蛋先生的学术生存》
施爱东 著

本书围绕“蛋先生”这一角色，展开了一系列关于学术生存的故事。书中不仅描绘了学派、流派与门派之间的纷争与合作，还深入探讨了学术经营、研究范式以及学者间的互动关系。通过这些情节，读者可以窥见学术界的光鲜与阴暗，以及学者们在追求真理过程中的挣扎与坚持。



《韩家往事》
徐泓 著

记述了天津“八大家”之首的“天成号”韩家所经历的百年风云。韩家姐妹是20世纪中国女性中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的一代先驱，她们的际遇与选择让我们得以窥见传统家族在这一变局中的沉浮与命运。以此吸纳更厚重的历史容量，也折射更丰富的时代底色。